

第一章 漫長的告別

1. 重大轉捩點

1914年8月是世界史上一個重大轉捩點，這個不僅是回顧與檢視歷史得出的結論，連當時的人們也意識到一個時代的結束。瞬間，歐洲數百萬人的生活觀幡然大變，政治與公共生活處於新的事實條件當中。龐大戰爭機器撼動了俄國沙皇、德意志帝國、奧地利多民族國家、法國與英國；彷彿是19世紀與其所有的奮鬥與成果都捲入一個漩渦當中。即使彼此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仍強調彼此間的連續線，此時的多數人也還無法完全掌握每一個轉捩點的重要性，然而無論如何，和平美好舊時光及「安全的黃金時期」（Stephan Zweig）已走向黃昏。那些對國家還懷有情感的人，他們歡呼戰爭的爆發是救贖（Erlösung），他們懷舊回憶戰爭前的時光。擁有穩定通貨與安全市民生活關係的君主制散發出美好光輝，至少以往享受過舒適生活的人如是想。

戰爭跨越了傳統「局部衝突」（gehegten Konflikt）的形式。戰爭變成了物質——原料戰爭、軍備後勤以及發明的戰爭，要求全民意識型態之動員與軍事化。以往國際法軍政與民政的區分已解消。戰爭具有十字軍東征的特徵，應該贏得勝利的不只有軍隊，還有人民。正如17與18世紀的國際法學會半路回過頭提倡過時的「正當」宗教戰爭。然而，此時外部條件卻完全不同以往：除了戰場勝利之外，摧毀鋼鐵冶煉廠、化學工業與透過宣傳消耗全體人民之精神變成了關鍵。相反地，凝聚大眾共識的祖國陣線必須透過社會給付、影響與監視民眾之技術而得以穩定持續¹。

¹ 這是1993年於Trinity學院（都柏林）舉行的會議「總體戰爭的現代化：歐洲

自法國大革命以降，意識型態化與總體化的戰爭也破壞了古老的死亡忌諱（Tötungstabus）²。不只殺死敵對軍人，還以「滅絕」方式對付錯誤思想的人民³。透過現代戰爭技術使得死亡機械化——自動上膛的武器、前線的炸彈、毒氣、裝甲車、阻塞氣球（Fesselballon）與飛機——更增添了許多其他元素。越多參與者死亡，門檻的阻礙變得更小，正如同人們發明斷頭臺，以及之後在芝加哥Stockyards學習到如何大量屠殺動物一樣⁴。無名機器越多，個人決定空間與罪責感越小。這個嶄新「自動機械武器」可說殺死了「自我」⁵。第一架動力飛機（1903年萊特兄弟）以及新的裝甲動力

社會與國家1914年—1918年」，學者John Horne的強調。先前的「總體戰爭」（total war）是指美國內戰，參照，*Lance Janda, Shutting the Gates of Mercy The American Origins of Total War*, in: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59 (1995).

² 此處，*S. Audoin- Rouzeau, Guerre et brutalité 1870-1918: le cas français*, in: *Europa. Revue européenne d'histoire*, 1/1993; *Ian F. W. Beckett, Total War*, in: *L. Freedmann* (ed.), *War*, Oxford 1994, 254ff.; 在德國自從30年代開始，Ernst Jünger 與Carl Schmitt開始注意到「戰爭意義轉變」以及舊歐洲國際法的結束。參見，*E. Jünger, Die Totale Mobilmachung*, in: *ders., Blätter und Steine*, Hamburg 1934以及*Carl Schmitt, Der Nomos der Erde*, Köln, 1950, 232ff.

³ *R. Schnur, Staatssicherheit. Ein Aspekt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in: *Verfassung und Verwaltung. Festschr. F. Kurt G. A. Jeserich z. 90. Geburtstag*, Weimar-Wien 1994, 125-143. 作者認為，從（旺代Vendée）大屠殺之後，開始以「乾淨」方式、以砲火攻擊多數人以及利用瓦斯、毒氣與淹溺。因其乾淨與迅速的方法，斷頭台則受到讚揚「人道」。

⁴ *D. Dick, War Machine. The Rationisation of Slaughter in the Modern Age*, Yale Univ. Press 1993; *M. d'Eramo, Das Schwein und der Wolkenkratzer*. Chicago. Eine Geschichte unserer Zukunft, München 1996.——典型的描述，*Upton Sinclair, The Jungle*, New York 1906. 美國的汽車大量生產始於1896年。1913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引進生產線以及利用分工的優點。

⁵ *S. Giedion, 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A Contribution to anonymous history* (Oxford 1948), New York 1969, 240ff.: *The Mechanization of Death*; von H. M. Enzensberger, *Kiosk*. 新詩，1995年法蘭克福出自關於機械武器發明者的一首詩，Sir Hiram Maxim (1840-1916)，其中劍橋公爵大力讚揚——歷史上已證實——：「戰爭絕不可能再像過去的戰爭一樣」。機械武器與標準化的過程受到注目。*P. Berz, 08/15. Ein Standard des 20. Jahrhunderts*, phil. Diss. Berlin

車（1910年Daimler）開啓了機械屠殺（Maschineneschlachten）時代。從一定距離之外丟擲或者遠距離炸彈，人類不再需要勇氣，只需要擁有技術。「無名」毒氣悄悄散開來。

這一切都由於自然科學的科技進步以及人類生物學知識而得以加速完成。誇讚人類的掠奪天性正對立於文明（Kulturmüdigkeit）。在不受控制之科技背後、遺傳學理論發現背後，以及關於人類種族思辨背後，敏感的人已察覺到危險。理性的啓蒙開始指出其自身的黑暗面⁶。在世界大戰之金鼓齊鳴當中，老邁的歌德所認識到的「機械人」（Maschinenwesen）不只是駭人聽聞與引起對於文化的批判，也還有冰冷的沉迷、虛無主義的迷幻，以及在廣大「共同體」中對於階級限制解消的滿足⁷。

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被視為是田園美景（Idylle）的19世紀摧毀殆盡，同時，等級社會的殘餘也消失了，作為其後繼者的市民社會卻受到普羅大眾時代（Zeitalter der Massen）威脅。世界的財富爭奪大戰當中，普羅大眾變成積極參與者，如同Gustave Le Bon很久之前就在其著作「民族發展之心理」（Psychologie des foules）（1895）所預告的一樣⁸。現在是機械化的大眾鬥爭與大眾死亡。只在邊緣領域還殘餘個別戰鬥，如戰鬥機駕駛員，而絕非偶然地，這個運用「騎士精神」之心態卻在前現代世界中受到青睞。

1997.

⁶ M. Horkheimer – Th.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4, Amsterdam 1947.

⁷ Heidegger、Jaspers、Horkheimer、Adorno、F. G. Jünger、Ortega y Gasset聚會批評機械化非人道的世界。R. Safranski,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Heidegger und seine Zeit*, München 1994, 475，提及1949年的海德格（Heidegger）論說：耕作現在是電動化的糧食工業，本質上本身就如同是屍體與毒氣室的工廠製造；D. Losurdo, «Die Gemeinschaft, der Tod, das Abendland». Heidegger und die Kriegsideologie, Stuttgart 1995.

⁸ Th. Geiger, *Die Masse und ihre Aktion*, Stuttgart 1926; J. Ortega y Gasset, *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 Madrid 1929, (dt. Stuttg. 1931); E. Canetti, *Masse und Macht*, Hamburg 1960. 簡短說明，參見，M. Rassem, *Masse*, in: *Staatslexikon*, 7. Aufl. 3, (1987) 1051-1054.